

常熟南张文献世家世系考

我国文献史上,有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就是往往祖孙父子世代相承,相递惟谨,连绵数百年而不辍。比如宁波范氏天一阁、慈溪郑氏二老阁、苏州潘氏等,无不是世代固守,垂数百年、百余年。

常熟张海鹏、张金吾叔侄成为清中期著名的刻书家、藏书家、目录学家和版本学家,也不是偶然的,是与他们的家庭环境有直接关系的。叶昌炽在《藏书纪事诗》卷六里说,“张氏藏书,远有端绪,不自若云(张海鹏字若云——笔者按)始矣”。阮元在《虞山张氏诒经堂记》说,“张氏金吾,世传家学,代有藏书”。黄廷鉴在《藏书二友记》说张金吾、陈揆“二人家世儒学,旧有藏书,至两君而扩大之”。翁同和《诒经堂图书后》说,“吾邑自前明来,藏书家伙矣!惟张氏一门,群从累世而不绝”。杨钟羲《雪桥诗话》卷十说,“昭文张氏,文学称盛”。这些都说明,确实,“张氏藏书,远有端绪”。叶昌炽判断张氏藏书不自张海鹏始,而是“远有端绪”,是有见地的。但其“端绪”若何?叶昌炽虽偶尔涉及到“静谷公”,但不详其为何人,更未明其“端绪”。

张氏一门从事文献活动,其“端绪”可溯源至明正德、嘉靖年间,与宁波范氏天一阁、同邑毛氏汲古阁相先后,而盛于清乾嘉道年间。

常熟张氏分为三,海鹏、金吾家号称南张。张海鹏之孙张承露在《南张摭言·缘起》中说:“吾邑先民,盛传三张,先生思庵

为东张,则明为北张,吾家爰别系以南。”“南张推著姓,绵延五百年”。

常熟南张的始祖叫张孚,闽人,仕元为平江路(今苏州)儒学教授。张承露说:“先人以儒官入籍,儒学洵我家本色。欲守遗训,必抱遗经。”“南张”后世子孙成为文献世家,是与“必抱遗经”有关的。张孚在平江路儒学教授任上,正值元末农民起义爆发。福建首先起兵,至正七年(1347)汀州被攻下。其时,吴地尚承平无事。张孚辞官时,已无法返居闽中,遂留居吴地。

张孚的儿子张佺(谱称为“景仙公”)为明初人,自吴迁虞山,为迁常熟的始祖。

张佺之孙张以平(谱称为“观复公”)为一知名学者,家有“书种轩”,为读书训子之所,赋曰:“筑幽轩以藏修兮,曰不斫而不华”,“思山谷之遗言,恐书种之遗落”(《南张世谱》)。所谓“书种”,即“读书种子”之简化。以平惟恐读书种子“遗落”,故筑“书种轩”,除训子之外,“藏修”者,当亦有藏书,惜文献无证,难知详情。

张以平七传至张文麟。文麟字公瑞,号端岩,明弘治元年(1488)乙丑科进士,尝预修《明孝宗实录》,擢刑部广东司主事。因参加反对宦官刘瑾的活动,被劾抵罪,迁吉安知府。丁外艰服除,补建宁府太守,故谱称或曰“端岩公”,或曰“建宁公”。年仅三十八岁即致仕归乡里,创名宦祠学宫,于常熟城步道巷建半野堂,又有诗礼堂,读书其中三十年。成化十八年生,嘉靖二十七年六

月八日（1548年7月12日）卒，享年六十七岁。传记资料有：王忬撰《端岩张公墓志铭》、瞿景淳撰《端岩张公墓碣铭》、邓拔撰《端岩张公传》。

邓拔撰《传》中有“饥肠鼓吹，佳刻特立，毛晋并耽，孔语真集”的句子。张承露注云：“《孔子家语》、《真西山集》二书，端岩公均为刊布。吾邑枣梨首推汲古阁毛氏，而公实开先路”（《南张世谱》）。据此可知，张文麟在明正德、嘉靖年间，喜好刻书。虽一家人“饥肠鼓吹”，他也还是不惜工本从事刻书事业，才有“佳刻特立”的评价。他比毛晋汲古阁刻书更早。在常熟，他确实是启刻书之风者。《南张世谱》卷一保留了他撰写的《刊家语跋》和《刊西山真文忠公文集序跋》。《孔子家语》，刊于明正德十六年（1521），张文麟时年四十，致仕已两年。是书每半叶凡十行，每行凡二十字。《真西山集》于正德十五年（1520）始刊，至嘉靖元年（1522）竣工，历时三年。是书每半叶凡十行，每行凡十八字，五十一卷。

张文麟半野堂刻书早于汲古阁，其家当亦有藏书，为张氏刻书藏书之始，文献缺征，待考。

张文麟之后，六传至张士恒。张士恒之前，张氏家道已中落。士恒，字吉安，以勤俭起家，竭力复兴张氏世业。有三子，长朝纲、次朝绩，次朝宰。

张朝绩，字亦中，自号东岩。汤愈撰《东岩公传》云：

“张朝绩，……系出前明进士福建建宁府知府文麟。建宁公始居邑东之步道巷，邑人所称诗礼堂也。明季家毁割异，仅存一隅，至君已数世矣。君尊甫（张士恒——笔者按）勤俭起其家，犹未克复前人业，知君为能子也，命君以恢复事。当是时，内衅外侮交作，君不惮劳费，次第式廓，数年之间，仍还旧物。

君好读书，工吟咏，黄冈王金宪（材任）侨居常熟，素以诗名邑中，前辈多与之游，吟社甚盛。君于时齿最少，而诗特秀出。见复先生序其诗，以为在香山、遗山之间，知者谓非妄叹。卒年八十。有子五人，长仁美，次仁济等。”

朝绩为清初诗人，“诗特秀出”，与诗人王材任、曹一士、沈德潜、黄之寯、陈祖范、侯铨等人均有诗酒往还，尤与陈、曹二人“为诗文契”。他和其父士恒均为振兴张氏世业的重要人物，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他修葺先人步道巷祖居，恢复诗礼堂、闻涛轩，创建照旷楼、传望楼，为后人藏书刻书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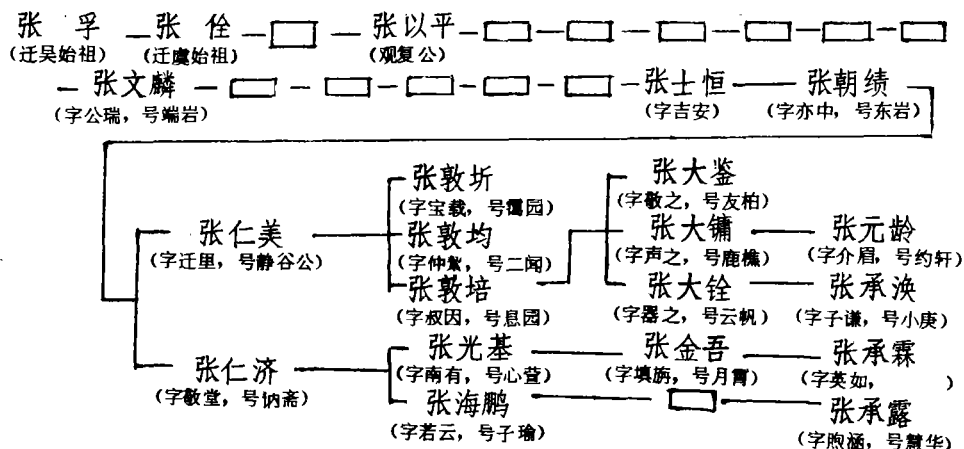
《南张世谱》卷四有《东岩公重构诗礼堂志喜》诗云：“堂成岁在酉，诗礼颜无恙；今兹建楼居，厥名日照旷。登临望西北，横窗列屏障。犹歎涧溪浅，颓岸沮清漾。”诗礼堂本张文麟所建，至朝绩始恢复，并请王材任、曹一士、沈德潜、陈祖范等八九人题诗，中有“有明甲第称南张，玲珑金碧开华堂”的句子。

又有《修复闻涛轩志喜》诗云：“筑堂迎春晖，架阁延秋旦。花草满阶除，缥緜盈几案。室有诗书声，耳无丝竹乱。”“更构照旷楼，复整闻涛馆”。修复是轩时，亦请黄之寯、陈以刚、任启运、王材任、侯铨、陈祖范等人题诗。

《南张世谱》尚保存朝绩诗歌作品《东岩公诗》一卷，其中有《东岩公传望楼告竣，集同人落成分韵》，云：“晏宅凋残二百年，于今门第幸依然。家声虽旧还思振，世业重新或望传。勤购书签充栋宇，别开轩槛近林泉。落成未敢夸轮奂，重费诗人公祷篇。”从以上二诗看，张朝绩藏书已较丰富。

从张朝绩的两个儿子张仁美、张仁济兄弟始，张氏代有藏书。张仁美之子张敦圻、张敦均、张敦培，张敦培之子张大鉴、张大

镛、张大铨，张大镛之子张元龄，张大铨之子张承涣，张仁济之子张光基、张海鹏，张光基之子张金吾等均有藏书或刻书活动，现列一世系表如下：



现将张仁美、张仁济以下有藏书事迹可考者分别缕述（关于张海鹏张金吾，参见《图书馆学通讯》1990年第1期拙文）如下：

张仁美

张仁美，字迁里，自号静谷，即叶昌炽《藏书纪事诗》中的“静谷公”。生于清康熙四十五年六月十六日（1706年7月25日），卒于乾隆三十七年六月十二日（1772年7月12日），终年六十七岁。嵇璜撰有《静谷张公墓志铭》，又其子敦圻、敦均撰有《静谷府君行述》。《行述》说他“至性纯笃，内行敦厚，天资颖异，读书过目成诵。弱冠补博士弟子员，攻苦二十余年，受业于同里陈司业见复先生及松郡曹侍御谔庭先生之门，悉得传其古文，文章赡精深，有先正典型。与邑中诸名公结诗社，流连唱和。后屡踬场屋，遂绝意举子业。或静对风月，或选胜湖山，长编短句，雅丽雄健”。《南张世谱》有其诗集。仁美之师即其父之友，故亦雅好诗文，一门风流可见。

张仁美是康熙时期的著名藏书家，叶昌炽《藏书纪事诗》漏载。张大鉴《居闲录跋》提及仁美“藏书数万卷，手自雠校，寒暑无倦”。嵇璜撰《墓志》云：“晚年好蓄

书，插架充栋，晨夕手一卷，旁考博证，厘正鱼豕，其所雠校尤精，其学术可征也如此”。《行述》则言之更详，云：

“平居无他玩好，惟爱藏书，有善本不惜重价购之，终日兀坐，手一编，披览不倦，鲁鱼亥豕，必悉心校雠，重加订正，或有残缺，必多方搜罗，手自抄录。凡古本异书，经府君手校无舛讹，晚年常以此自娱，不自觉形神之瘁也。”

可见他嗜书之笃，校书之勤，不亚于钱曾一流。其藏书处曰宝闲斋，藏书达四万余卷。笔者见其《宝闲斋藏书目》一册，手稿本，为王大隆（字欣夫）先生之兄王荫嘉（字殷泉，号苍虬）二十八宿研斋藏书，上有“王氏二十八宿研斋秘籍之记”朱文长方印及“荫嘉”白文方印等。书目首有黄廷鉴所写序一篇，极重要，不见于《第六弦谿文钞》，摘录如下：

“吾邑藏书之富，首称绛云楼，而楼之旧址即半野堂，实明建宁守端岩张公之别第也。迨楼经劫烧。继起者推汲古阁、述古堂，并峙吴中，然皆不再传而散。自是，邑中无复以藏书称者。幸遗风犹存，未遽歇绝也。以今所闻，若

玉照席氏、庆增孙氏、虞岩鱼氏，皆知购访古籍，雪钞露校，以延未坠之绪。至清河宝闲斋，益扩而大之，而其风复振矣。

宝闲斋者，赠公静谷张先生藏书之所也。赠公为建宁守世孙，博学敦行，读书稽古，雅好储藏，所蓄四部略备，旧槧秘籍，不惜多金购抄，一生哀聚，至老不倦。迨嗣君侍御诸昆仲（指其子敦均、敦培——笔者按），又广所未备，藏书遂甲于邑中，著录计万余卷，即今所传《宝闲斋书目》也。”

这部书目颇富特点，是清前期流传下来的仅有的几部私家藏书目录之一。是目虽分为经史子集四部，部下所分类则极细，如，经部分为：总经类、易、书、诗、春秋、三礼、通礼、乐、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四书、字书、韵书、碑刻、书、小学等；史部分为：正史、通史、史学、编年、史论、杂史、典故、历运、职官、谥法、家礼祭法、射仪、律令、时令、货宝器用、酒茗、食经、种艺、豢养、占梦、传记、忠义、名臣、仙佛、烈女、冥典、地理志、都城宫苑、行役、川渚、别志、名胜、人物、姓氏、总目、郡邑杂志等；子部分为：儒家、道学家、释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纵横、杂家、农家、小说、兵家、天文、历数、相法、宅经、葬书、医书、艺术、画、类家等；集部分为：制诰、表奏、骚赋、汉魏人集、晋人集、六朝人集、唐人集、宋人集、金人集、元人集、明人集、本朝人集、总文类、总诗集、乐府、词、四六、尺牍、诗文评、跋语、曲谱、传奇等。是目产生于《四库全书总目》前夕，经、子、集较整齐，唯史部极庞杂，货宝器用、酒茗、食经、种艺、豢养、占梦、仙佛、冥典等与史何涉？不知何故入于史。其类目立类极不科学，有一类著录书籍四五千卷者，如正史、类家、宋人集、总诗集等；有一类

仅两三卷，十数卷者，如射仪八卷、律令五卷、酒茗九卷、食经三卷、烈女二卷、别志一卷、名家三卷等，故其类目不尽精当。四部著录经史子集书籍总数为四万零五十三卷。

因作者名氏翳如，故是目亦不为世人所知，迄未引起重视。此处特稍加详细介绍。

张敦圻

张敦圻，字伯载，号霭园，又号厚庵，生于雍正十一年八月二十八日（1733年10月5日），卒于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780年12月21日），终年仅四十八岁。言朝楫撰《霭园张公墓志铭》云，敦圻“曾卜筑于城南，未几春晖念切，仍返故庐，以其余暇，校勘经史，构精舍，榜曰循陔”。敦圻亦有藏书，且喜校勘经史。

张敦均

张敦均，字仲絜，号二闻，又号晓园，乾隆元年十月六日（1736年11月8日）生，四十二年四月二十九日（1777年6月4日）卒，年仅四十二。乾隆二十四年举人，翌年联捷成进士，分部为刑部福建司主事，迁浙江司员外郎、广东司郎中。乾隆三十五年为顺天乡试同考官，冬十二月擢山西道监察御史，充乾隆三十七年会试同考官。闻父病，剧移归，比服阙，遂怀痾不起。张去疾撰《二闻张公墓志铭》，张大鉴撰《二闻府君行述》。

其父张仁美藏书数万卷，敦均与其弟敦培“又广所未备，藏书遂甲于邑中”，但后来居京师官邸既久，藏书为“诸房子姓递相分析，或轻以假人，因之渐致亡失”（黄廷鉴《宝闲斋藏书目序》）。

张大鉴《居闲录跋》云，张敦均居京华二十载，优游兰省，亦唯以载籍自娱。彭芸楣先生赠诗云：“卿媛宛委穷皇媧”，盖志实也”。

张敦培

张敦培，字叔因，号息园，乾隆五年

(1740)生,嘉庆十年(1805)卒于家,年六十六岁。乾隆三十六年举于乡,四十年成进士,时值开四库全书馆,正需用人,循例得内阁中书,充四库全书馆分校官,挑入军机处行走。乾隆四十八年典湖北乡试,十一月授宗人府主事,调工部都水司主事,转礼部铸印局员外郎。四十五年擢山西道监察御史,后转福建。子张大鉴、张大镛、张大铨。吴锡麒撰《息园张公墓志铭》。有《南陔诗》。

敦培幼读书极勤奋,《墓志铭》云:“张敦培……幼嗜学读书,恒竟日夕,倦甚,就枕笼鸡榻旁,听其鸣自惊,或以线系石悬所炷香,上承以铜盘,香烬石坠,击盘有声,即瞿然起诵,其勤如此。”

其父藏书得以“广所未备,藏书遂甲于吴中”,与他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与其兄敦均久官京师,使宝闲斋藏书“递相分析”,“渐致亡失”,亦负有一定责任。

张大鉴

张大鉴,字镜之,号友柏。乾隆三十三年五月十日(1768年6月24日)生,嘉庆十年十月十日(1805年11月30日)卒,年仅三十八。本生父为敦培,出为敦均嗣子。年十五补博士弟子员,历试优等,饬于庠,文名藉甚,然省试竟不获售,即摈去报罢。好吟咏。诗不袭前人面目,独出性灵,尝谓人曰:“诗要得未经人道语,若陈陈相因,何足以为诗?”识者谓真诗人语也。有《柏古山房初稿》二卷。吟咏之余,兼工书法,駸駸乎入古人之奥。又放笔写墨兰墨竹。

张大士撰《张君友柏传》云:“人问其所好,曰:‘昔杜元恺尝言,和峤有钱癖,己有《左传》癖。今仆别无嗜好,惟有书画癖耳。’君于古人遗迹,一缣半纸,爱若性命,会聚集法书名画,筑精舍储之,题其额曰聚墨斋。又构一室,藏一峰老人《春林远岫图》,孙原湘颜曰春林仙馆,在古柏山房之

西。君暇日即坐卧其中,流连赏玩,兴到则举酒独酌。辑成《书画录》四卷,详记生平鉴赏之品,如沈石田《秋山图》、谢樗山《仙山城图》、《石鼓书院长卷》等,诸巨幅能品、神品、逸品,皆精心鉴别。又广购历代名人书画便面,装成八册,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尤为艺林鸿宝。君尝自言:‘平生有画癖’,苟无癖,其能如是乎?日与翰墨为缘,其于尘世浮名,毫末不以为介意也。图书充栋,终岁卧游。”

对于先人藏书,大鉴自述云:“余承先泽,耕不税之田,一编一帙,罔敢失坠”(《闲居录跋》)。但他的重点已由藏书转为癖好收藏书画。

张大镛

张大镛,字声之,号鹿樵,生于乾隆三十五年八月二十六日(1770年10月14日),歿于道光十八年正月二十五日(1838年2月14日),享年六十九岁。幼随父敦培居京师,性嗜金石之学,见者目之为通儒,年弱冠才名噪都下。乾隆五十九年举于乡,除内阁中书舍人,协办侍读,后补官充文渊阁检讨,寻历典籍,迁侍读,擢观察河东兼司盐法。有刘鸿翱撰《张君墓志铭》、赵德辙撰《墓表》、季锡畴撰《鹿樵张公家传》。有《吾面斋集》、《自怡悦斋书画录》。

对于先人藏书,黄琴六谓其“克守所遗,宝而无缺”,“重辟半野新庄,以供插架,琳琅缥緜,益臻大备,不难复当年半野之盛,驾钱氏绛云而上之”(《宝闲斋藏书目序》)。《墓表》谓大镛“惟博览典籍以自遣。性喜阐发潜佚,尝校刊邑人陈芳绩《地理沿革表》、昆山《归元恭集》、先友冯伟人、赵同翮、顾王霖诸先生集行世。剞劂之费不貲,自谓性所乐,为不计困乏也”。《传》云:“公故好学,既请归,侍膳之暇,讨论典籍,藏书万卷,丹黄不辍。”“鉴别名人书画,遇有赏心,不靳重资以购,太仓陆氏所藏,其佳者半在篋中。”

初，笔者读《自怡悦斋藏书目录》，不知撰者为何人。知大镛有《自怡悦斋书画录》，始悟是目为大镛藏书目录。是目为上海罗振常蟬隐庐石印本，与《传忠堂书目》合印。罗氏序之曰：

“十余年前，余在姑苏得归安姚氏咫进斋藏书中，有钞本《自怡悦斋书目》一册，不悉藏者何人。书不多，而颇有珍本，记录考订具见学识，非蒙昧者所能为。时彦侍方伯（即姚觐元——笔者按）甫罢官家居，以铅槧、收藏自娱也。张氏《适园丛书》跋语称录自武进盛氏，因检盛氏《愚斋书目》，并无其名，他种书亦未见，岂愚斋藏书未尽列目欤？前人售书每以为惭，故有去藏印而售者。此目或不欲自暴姓氏，讹托一斋名标之，亦未可知。”

罗氏序中的分析，有确有不确。谓目录中“颇有珍本，记录考订具见学识，非蒙昧者所能为”，确乎，张氏世代藏书，远有端绪，所藏必精。大镛出自儒雅世族，精鉴赏，确非蒙昧者。谓其“讹托一斋名标之”云云，则不确矣；罗先生未周知张氏藏书渊源及大镛其人故也。

张元龄

张元龄，字介眉，号约轩，张大镛之子。嘉庆十四年四月二十日（1809年6月2日）生，卒于咸丰五年（1855），年仅四十六岁。少有大志，读书目数行下，通达时务，以经世自任。未冠补博士弟子员，候选詹事府主簿，入贡得湖北鄖阳府通判、知府，并摄郧县、保康县事。以忤上官之意而怀忧去官，不复出，家居抑郁以终。赵德辙撰《湖北鄖阳通判张君墓志铭》。

黄廷鉴《宝闲斋藏书目录序》云：

“观察（指其父张大镛——笔者按）哲嗣别驾元龄复早耽细素，仰溯前徽，手写其先曾大父（指张仁美——笔者按）书目，惜其中多亡佚，嘱余序其

颠末，观其意直欲按目购访，以复先人旧藏而后已。直可谓善乎！继述者已尝慨：自昔藏书之难，贫者知好而力不逮，富者有力而不知好。有力矣，知好矣，又患徒知侈卷帙之富，以供蠹蚀，藏而不读，犹未藏也。若赠公（张仁美——笔者按）之书，再世掇巍科，跻旂仕，早食诗书之极，所谓藏而能读者。与今别驾继以青年嗜古，绍奕世之清劳。……宝闲之名，将与范氏天一并称，以视汲古、述古两家之书，聚而旋散者，相去远矣。”

可见元龄藏书之勤与竭力恢复、护持先人旧藏之努力。

张承渙

张承渙，初名丰玉，字子谦，号小庾，张大铨之子。以廪贡生任海州训导，历署万年、乐平、浮梁诸县事，旋谢病归。素工诗，尤精词，不拘一格，妙造自然。有《词律补遗》、《说文通假录》，皆散佚。又有《瓶花庐诗词钞》四卷藏于家。《常昭合志稿》卷二十七“耆旧”有传。

幼勤读，贫而好蓄古书，积至数万卷。张金吾《言旧录》谓其“文章诗词有可观者”，“又吾家之动循规矩者”，但以张金吾欠其巨债，而逼迫豪夺爱日精庐藏书十万四千卷而去。金吾因此忧郁而死。承渙为金吾从子辈，有此豪夺之举，金吾激愤万分，谓：

“道光六年七月二十九日，从子承渙取爱日精庐藏书十万四千卷去，偿债也。……包氏《说文解字补义》云：聚散无常，世守难必，盖不敢以保守勿替期之子孙万世也。何意聚之二十年，散之一日夜，云烟过眼，竟若是之速也。自来藏书家厄于水火者有之，荡于兵戈者有之，子孙不能守，狼藉于鼠穴蠹腹者有之，从未闻有怯懦豪夺，且出自同宗子姓者！夫聚散，常也，达观者原不必以此介怀。况书目流传后世，犹予之

书也。目前之在此、在彼,又奚足较?惟是涣闭户读书,文章诗词有可观者,邑中推吾家为诗礼世族,涣又吾家之动辄循规矩者,何一旦愤愤而有此骇人听闻之举动也?岂好名之心不敌其好利之心耶?抑覬觐吾书,借端夺之,以快其心耶?将予之书数应归涣,致涣冒不韪耶?”

我们从金吾的责词中,可见承涣嗜书之癖。可惜不知其书后来散落流至何处了。

张仁济

张仁济,字敬堂,又字傅霖,号讷斋,张仁美之弟。康熙五十六年三月十二日(1717年4月23日)生,乾隆五十六年三月十四日(1791年4月16日)卒,享年七十五年。乾隆四年,补博士弟子员,两应举子试不售,因弃去。由是游心于百家子史,靡不博览穷搜。中有所得,寄诸咏歌,兀坐长吟,萧然自适。古今得失,了如指掌。有《讷斋存稿》和《传望楼诗稿》。有张敦培撰《讷斋公传》和张光基、张海鹏撰《先考讷斋公行略》。

仁济与兄仁美“皆好藏书,家多宋元旧刻”。《常昭合志稿》卷三十二谓其“好读书,年逾七旬不倦,家有照旷阁,藏书万卷”。自幼无他嗜好,惟好读书,“子夜一灯青荧,拥经史吟声达旦,风雨寒暑无少间”。

张光基

张光基,字南有,一字心萱,张仁济之长子。雍正三年生,嘉庆四年二月初三日(1799年3月8日)卒,终年七十五岁。为县诸生,未仕。有《心萱诗稿》四卷。张金吾撰《心萱府君家传》多议论而记事少。

性嗜古籍,照旷阁藏书遂日益富。杨钟羲《雪桥诗话》卷十云:“南友笃学敦行,家有藏书多宋元旧刻,更不惜购抄,年逾六十犹手自斫斲不置,有孙道明、钱功甫遗风。”其子金吾《言旧录》云:“先君子好学嗜古,

家藏四部书略修,经学中尤善《礼记》,尝以陈氏《集说》误漏实多,乃取注疏及卫氏所辑一百四十四家之说,掇其精要,浩说之可取者,亦加采择,未及成书而卒。又尝手抄《颖滨诗传》、《龙龕手镜》、《新唐书纠谬》、《东观奏记》、《三辅皇图》、《洛阳伽蓝记》等书,间事吟咏。”

关于所辑《礼记注稿》,金吾谓“博而不繁,简而不漏,体例与江氏《训义》择言相近,而精审过之”。

张承露

张承露,字虚涵,晚号慧华,张海鹏之孙。父张锡三,承露生五月即见背,母杨氏以守节抚孤。邵渊耀《慧华公传》云:“大父海鹏喜刊古籍,嘉惠来学,《学津讨源》、《墨海金壶》诸书风行寰宇,世所称若云先生者也。生有夙慧,濡染家学,读书目数行下,年十三,遍诵经典及古文辞,不屑为制举义,谓:‘此昌黎所谓类于俳优者’。弱冠补诸生。多从名师游,多通诗赋序论,涉笔便工,旁及籀篆分隶,以至国书(满文——笔者按)皆所谙习。凡试行省者五,试京兆者二,迄不得一。所居传望楼灾,先代藏简金石秘玩,尽化绛云。熟于掌故,科名甲乙,尤缕悉不遗,而竟以明经终。卒年四十三。”

张氏一门的文献活动,若从张孚算起,至张承露止,有五百余年;从张以平有“书种轩”算起,至张承露止,有四百余年;从张文麟建半野堂、诗礼堂藏书、刻书算起,至张承露止,约有一百五十年;即使从张朝绩建照旷阁、传望楼藏书算起,前后亦历时近两百年。张氏藏书至道光间方渐渐散佚结束,前后历时数百年。这在我国文献史上,与范氏天一阁、毛氏汲古阁等一样,堪称奇迹。故特详其原委,以饕读者。

(作者单位:《求是》杂志哲史室。来稿时间:1989.7。编发者:刘喜申。)

Library Science and with the Bulletin of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the initial issue of which was published in 1957, as its predecessor, has totally issued 21 volumes, 94 issues and published 1800 pieces of articles by 1,199 authors. The average amount of citations has been 1.2 items and articles written by personal co-authors have accounted for 8.7% with 4.6 times going-up and the highest distribution has been of 28,000 copies with over 14,000 in 1991. At present, there is an encouraging change in the distribution of articles of various disciplines issued, the patterns of subject matter, the originality and the depth of research. The Bulletin has also made a due contribution to the library construction of this country in all aspects of academic orientation, the pushing forward both with the build-up of Chinese information retrieval language and the studies of bibliography, book science, bibliotics and textual criticism as well as material cumulation. The Bulletin is one of the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journals more widely distributed with a quality increasingly going up and at the same time leaps to the list of the 10 journals of worldwide and vast distribution. 10 references.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 — Journals

Periodicals — Research reports.

G250-55

The Way to Make the Chinese PRECIS Computerized / Huang Shuiqing and Hou Hanqing // Bulletin of the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 China Society of the Library Science.—1991,17(3).—29~33

The article is a research report on the preparation of Chinese PRECIS (Preserved Context Indexing system) entry production system. The system is composed of three subsystems: word-serial input, entry production and order-in-array print, among which the word-serial subsystem adopts an edit routine of all-screen and uses C function stock as the supporting soft-ware which applies to all kinds of compatible machines of IBM-PC / XT or AT. The system has also given a data-test by means of "Chinese Agriculture Abstract, Soil Fertilizer Fascicle", "Rice Abstract" and the centralized cataloging cards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and this results in a book-form Chinese PRECIS Indexing with a very good production quality. 1 illus. 3 references.

Computer system — Preparations

Preserved Context Indexing system — Chinese Language

Subject indexing system — Computer-produced indexes

G354.4

A Study of the Documentation Activities and the Pedigree of the well-known "Changshu South Zhang Family" / Zheng Weizhang // Bulletin of the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 China Society of the Library Science.—1991,17(3).—34~40

Zhang Haipeng (1775-1816) and Zhang Jinwu (1787-1829) of Changshu city being the famous book engravers, book collectors, bibliographers and bibliotists in the mid-Qing Dynasty, bore a direct relation to their family background. The Zhang family who began to engage in documentation activities traces back to the time between Zhengde and Jiajing of Ming Dynasty (in the early sixteenth century). Although the whole family often suffered from hunger, Zhang Wenlin (1482-1548), their forefather, spared no expense in engraving and his works were excellent. Engaging in engraving even earlier than "Mao Jinji on Ancient Pavilion

did", he was the pioneer of engraving in Changshu. After Zhang Wenlin, there were quite a few book engravers and book collectors emerging from the Zhang family each of whom the article has introduced.

Bibliotists — Qing Dynasty

Zhang Haipeng — Personal Achievements

Zhang Jinwu —

G256.22

A Comment on the Ten-Year Methodology Study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 Liu Jun // Bulletin of the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 China Society of the Library Science.—1991,17(3).—41~46

The article gives an account of the development in the methodology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the state of its research work in the Chinese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It also makes a comment o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its research work and the representative articles and works on the subject published during the recent ten years. 2 illus. 1 table. 18 references.

Library science — China

Information science — Research methods

Methodology — Comments

G250-03

A Survey of the Research Methods Used in Writing Articles on Handling Serial Publication / Jiang Naiwu // Bulletin of the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 China Society of the Library Science.—1991,17(3).—47~51

A spot test of articles for handling serial publication from 6 titles of library science Journals is made and the data shows: the abstract method and the analytical method of summing up experience are mostly used, accounting for about 59%; the next are the descriptive method and the document analysis method, accounting for about 32%; the method adopted by the related articles of 3 national journals are better than those of 3 local journals; there is a similarity compared with the related resources home and abroad. The article indicates that for the time being the research method of the said field has not yet been formed a unique one. 5 tables 2 references.

Serial publications — Research methods

Library science journals — China

G250-55

The Present Situation, Achievements and Problems of Library Work in China as Viewed from 6,776 Library Statistical Data / Jia Lu, Cheng Liu and Shen Huaixiang // Bulletin of the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 China Society of the Library Science.—1991,17(3).—52~59

The article gives a concise analysis of the first library work data base of China which contains data of 6,776 libraries and each of them has 11 kinds of data. The whole text falls into 3 parts: the present situation, achievements and problems. 1 illus. 7 tables.

Library work — China

Library data base — Utilization

G259.2